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五回 弘祖兵會發鳩山

話說段方山問弘祖白鵲緣由，弘祖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白鵲要見甚易，山兄且飲了一杯，待小弟慢慢的喚將來便了。」方山見弘祖說話蹊蹺，對著季龍、慕容廆道：「據劉兄說，畢竟又有一段奇文，兩位賢弟可同飲一杯，請教劉兄。」季龍與慕容廆，真個依允，滿斟一杯，一飲而盡。弘祖見他吃得爽快，也吃了一個大杯，停杯說道：「這個白鵲，說起來果然有些奇怪。二月前，小弟同著老父，在庭前閒耍，忽見一個道人走進門來，不知他姓甚名誰，竟向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的銀盒兒，遞與小弟。小弟打開一看，卻是一隻絕小的石鵲兒，放在裡面。老父及小弟都以為奇，遞與家母觀玩，家母喜他似活的一般，放在手掌中攏了兩攏，說他製作精巧，冉冉如活，只是不能飛騰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聽得撲的一響，已變作一隻大白鵲，竟自飛出大門去了。」側批：翻騰超忽，筆筆欲仙季龍道：「天下有如此奇物，真是罕見的事。」慕容廆道：「只可惜飛去了，想是方兄見的，就是他了。如今不知飛在何處？」弘祖道：「若是飛了去，不飛回來，這也不足為奇。這日飛去，約有一日，到晚來小弟正在庭中煩惱，自悔失此寶貝。不意半空中撲刺刺的聲響，少頃之間，翩翩颺颺，飛舞而來，集在階下，依舊是一隻小小的石鵲兒。」方山道：「如此說，這石鵲依舊在兄處，何不取出來看看？」弘祖依允，便起身走到裡邊，取出那個銀盒來，放在桌上，揭去盒蓋。眾人上前一看，各各稱賞道：「好個石鵲兒，光潤潔白，竟有飛騰之象，真稀世之寶也。」說聲未畢，只聽得一聲響，那石鵲早已自盒中飛起筵上，撲刺刺的盤盤旋旋，飛舞不定，竟似一團白雪，在空中圍繞。眾人看了，俱各稱贊不已。那白鵲舞了一會，忽然飛到梁上立著，只管看著門外。弘祖只怕他又飛了去，吩咐手下關門，忽然門外一個人嚷將進來側批：奇峰插天：「你們的石鵲何足為異，且看我的寶貝。」眾人聽說，各吃一驚，將那人一看，但見：

身長七尺，肩闊三停。豹頭燕頤，不讓投筆班超；巨口鬚鬚，何異金鞭敬德。

喝一聲，渾似霹靂，笑殺烏江霸王；走一步，還疑鶴膝，全欺稷下功臣。雖然性格粗疏，卻也才能精絕。

眾人見那人吆喝而來，有些異相，知非常人，連忙出來相迎。那人更不答話，向袖中取出一個朱紅小盒來，輕輕的打開，只見裡面卻是一隻像金生成的小鷹兒，見了樑上白鵲，撲的一聲，飛將上去。竟搏定那白鵲。白鵲就樑上打個滾，展開翅，與金鷹相鬥。約有一個時辰，看看門金鷹不過，轉身便飛。那金鷹不捨，隨後追來，一黃一白，在堂中團團飛轉。如斗如戰，百合不止，眾人俱各拍手大笑。只有劉弘祖，恐怕壞了他的石鵲，隨忙叫道：「金鷹石鵲，本事都見，不必再鬥，改日剋期，以決勝負。請問尊兄高姓大名？」那人見說，便將雙手一招，依舊是一隻金鷹，藏在匣內。那白鵲不見了金鷹，也就飛下銀盒。其時堂上堂下，看的人雜沓鼓掌，俱各稱贊不已。有詩為證：

筵前白鵲慢誇能，惹得金鷹匣內騰。

勝負暫分樑上羽，兵戈會見不時興。

弘祖見金鷹、白鵲，俱已收藏，便請那人同入席飲酒，問其姓氏，那人更不推辭，竟自坐了，說道：「小弟姓呼延名晏，號元諒，渤海人氏。近日朝廷有件大事，正是我等立功之秋，卻是非其人，不能擔當也。前日聞得如賓鄉，有個少年豪傑，足稱此任，所以特來相訪。卻不知有許多豪客在此，不知諸兄們尊姓大名，也有意立此功業否？」眾人見說，俱各面面相覷，竟不知是什麼大事，只得各通了姓名，問道：「不識有甚麼大事？請元兄見教明白。如何效力，無不從命。」元諒道：「諸兄們原來還不曾曉得，昨日小弟親見報來，當今賈氏擅權，賞罰任意，四方有志之士，多憤惋不平。諸兄們相貌非常，才能蓋世，倘失此不為，功出他人之手，我輩丈夫壯志，竟空生於天地之間，豈不令人羞死？」眾人聽畢，俱憤然道：「何物賈後，敢如此肆惡？」遂各推席而起，打點起兵。劉弘祖卻說道：「元諒兄議論，乃丈夫意氣相投，遭此機會，固當拔劍相助，攘臂爭先。然雖今日之事，師出有名，也還要算個萬全。目下兵微將寡，諸事未備，安能出戰？諸兄們還宜斟酌。」季龍道：「小弟部下現有精兵一千五百，何患不能出戰？」弘祖道：「賈後鼓擊宮闈，得罪天下，我等猝然起兵，朝廷未知我心，必以重兵對壘，那時戰不能勝，退不能守，身名兩喪，豈非躁動寡謀之過乎？」段方山道：「劉兄所言，固是老成之見，萬全之策。然壯士不死則已，死即舉大名耳，成敗利鈍，亦何足慮？」弘祖道：「非也，兵書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；不知己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若徒喪其身於不必喪之地，亦安用此虛名為哉？」

眾人正議論間，忽聽得門外馬鈴響處，家人劉全走進來，對弘祖說道：「門外有個武士自稱姓李名雄，從上黨發鳩山而來，帶有甚麼石姑的書信在此，要見小官人，乞自酌量。」弘祖沉吟道：「甚麼石姑通書信於我，這又奇了。」便對劉全道：「既如此，著他進來。」劉全依言。不一時，引李雄進來。弘祖將他一看，只見他一表非俗，竟不像個以下的人，便不敢輕慢。與他相見了。說道：「李兄從上黨而來，不知有何見教，」李雄道：「奉有石姑的書信在此，送與劉兄。」弘祖道：「小弟與石姑素昧平生，何以忽頒音翰？」李雄道：「劉兄聲名遠播，何處不聞？況上黨與平陽相去咫尺，那有不知？」說罷，就去袖中取出一封書來，遞與劉弘祖。弘祖接來拆開一看，看見上面寫著道：

上黨石珠斂衽拜書平陽劉元海麾下：珠聞英雄之士，名馳遠邇，雖不必親觀其人，而名之所至，自足以欽服一世，誠以英雄與英雄相契，有同心也。珠雖一女子。頗不以尋常自待，每欲建立功業，自比豪傑之士，蓋其素性然耳。茲者晉室不綱，賈後竊政，凡在有志之士，無不忿怨思奮。珠竊不自料，已集雄兵二十萬，猛將數十員，特遣小將李雄，馳書奉聞，諒君志士，當有同心。幸即日就道，會兵於發鳩山下，萬不以未經謀面之人，自生疑慮，幸甚。

弘祖看罷，不覺大喜，對李雄道：「小弟正有此志，在這裡與諸兄們商量，只慮兵微將寡，難以舉事。不料石姑已早有意，煩兄來約，正是天從人願。」就向後堂請出段方山等四人來，與李雄相見了，各問其姓氏，遞與石珠的書，眾人爭看了一遍，鼓掌大喜，且道：「石姑處既有雄兵無數，我等宜即日前去，不可遲緩。」弘祖道：「我意也是如此，但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又不宜出兵，後朝黃道吉日，就同諸兄們前行便了。」眾人俱各依言，自去整頓兵戈鞍馬，不在話下。

到了後日，劉弘祖請出劉員外與封氏，拜別前行。劉員外與封氏甚是不捨，然見他一班朋友，都是當今豪傑，料想去也無妨，只得吩咐了幾句說話，任他前行。那弘祖別了父母，與眾人一同出門。季龍便傳令，將軍馬分作三隊，那三隊：

第一隊李雄、呼延晏。第二隊劉弘祖、石宏。第三隊段琨、慕容廆。

六員猛將，一千五百軍馬，一路上扯起帥字旗，飄飄揚揚，離了如賓鄉，竟往上黨進發。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所過秋毫無犯，村夫俱袖手而觀，毫不驚動。劉弘祖在馬上，口占一絕道：

如賓鄉內書生出，躍馬提鞭橫九州。

顧盼群賢多不賤，功成應在太平秋。

弘祖吟罷，迤邐而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是到了發鳩山界。

弘祖便令李雄先去通報，隨將兵馬扎住山下。不多時，只聽得金鼓震天，響應山谷。眾人抬頭一看，只見繡旗開處，當先兩員女將，滿身戎裝，騎著兩匹異獸，飛奔出來。後面卻隨著兩員大將，都是戎服怪獸。你說那女將與兩員大將是誰？原來是：

神機大元帥陸鬆庵，騎的是墨頂珠。

神機副元帥袁玉鑾，騎的是金毛吼。

前軍將軍桐凌霄，騎的是駭雞犀。

鎮軍大將軍劉宣，騎的是騾耳。

當下四個大將，衝出門來。劉弘祖一行人見了，暗暗誇贊，連忙出營相見。一齊入洞，一層層進了敘義門，只見石珠早已領了眾將，一齊迎出殿來，彼此相見。進了鳳儀殿，一一相見已畢，通了姓名，石珠就要尊劉弘祖為主，聽他約束。劉弘祖不肯，說道：「強賓不壓主，我等原為慕義而來，要立殊功；豈可並無寸效，竟自為主？況石姑兵強人眾，物望歸心，正當為主，我等聊備驅策可也。」石姑道：「珠是一個女子，僭稱元帥，已大過分，安敢妄稱為王？必得劉君居此大位，方不負我等平素之願。」劉弘祖道：「我等初到，並無寸功，豈可妄自尊大？必欲相強，只得告別。」季龍上前說道：「元海兄立志，想不可強，石姑不必固讓，等待有功之後，另行定議可也。」石姑見說，便不再強。當下鳳儀殿排下盛宴，歡宴眾人，自不消說。

至明日，石珠集眾將商量起兵。除鳳儀殿眾將已封官爵之外，新來五將並加封號：

劉元海，總督棲賢洞各處兵馬副元帥。

石季龍，鎮軍大將軍。

段方山，龍驤大將軍。

慕容道將，左將軍。

呼延晏，右將軍。

其現在鳳儀殿諸將封號：

石珠，總督棲賢各寨兵馬大元帥。

陸鬆庵，神機大元帥。

袁玉鑾，神機副元帥。

侯有方，侍謀贊善護軍軍師。

稽有光，副軍師。

陸雲閒，驃騎大將軍。

劉宣，鎮軍大將軍。

姚仲弋，冠軍大將軍。

齊萬年，車騎大將軍。

張方，衛將軍。

桐凌霄，前軍將軍。

喬晞，後軍將軍。

王子春，運糧都護。

王濬，巡哨游擊。

李雄，督軍長史。

其餘將佐，都有封號，其給事鳳儀殿者：

謝蘭玉，起居司郎中。

賀玉容，營善司郎中。

侯倩，殿司郎中。

顧暉，賓客司。

桓靖，翰墨司。

桓廉，儀禮司。

方仲山，監刑使。

褚誠，巡察使。

劉萇，殿馬使。

還有職掌天文一名，及專管祭祀、醫官二名：

林天競，欽天監學士。

陳敏，主祭司郎中。

謝芝，司醫監。

其餘職銜尚多，不須煩敘，已儼然是偏霸一方氣象。其時石珠便集眾將商量，擇日祭旗出軍。正是：不因晉室多擾攘，未必中州離亂生。